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六十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早罷　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

三年以禮去令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禄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强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

宜皆為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禄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有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禄偷安為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

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于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絶朝廷雖以之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

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言者之所指摘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于是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

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職臣愚竊謂士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廼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

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為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為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内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于守士

奉使譪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闒茸者叨預于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以為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悉苟合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陛下即位以來招賢

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竊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為秘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為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秘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于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

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秘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于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羣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廣耻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

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巖叟

伏以祖宗戚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為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歎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廢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

更生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為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巖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

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于天下也臣願陛下常于言路叅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請復内外官司舉法官　　王巖叟

臣竊以人得于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于上下相應則易成其諸府之辟召羣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

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巖叟

臣伏以朝廷之獘莫甚于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惠

姦不治其源而立法于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史歲累優秩月享厚禄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霑賜賚又許有服親入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為恩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

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己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叙勞能别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禄賜優厚將馬用之其為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廟堂之上為天下百姓理會獘事則少與省中

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勑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絶姑息以戢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正四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巖叟

臣伏以救災䘏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葢不忍焉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

但令隨税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隂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税七分以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縁災傷放税多是監司以聚斂為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體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餘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況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别幸而得為七分别有借貸不幸而

為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
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為赤
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
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
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
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于至和天下幸
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
乞先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于簿書諸生困于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

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于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獘罷三舍志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于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令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于法之文而出于一時議論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

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覩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寃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于法意論刑不本于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

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

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泰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

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

庶品苟不出于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獘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續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録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簡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汩于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

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勑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于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于上地載于下人位于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

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為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于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黄老雜之于前釋氏亂之于後黄老之術主于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為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于性宗中下之材則纒縛于輪回患淺之俗則畏懼于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

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册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異端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異端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

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其有別令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于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勑戒令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

前日亦曽詣門聽法者已上違經畔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為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光庭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藴此為

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令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其非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令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説或注疏違

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已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為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義同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于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

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已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于世上之所以斂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宋文鑑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六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請留安燾 王覿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

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燾清臣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不列而直出門下侍

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葢其時確縝惇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焘清臣素之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焘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葢焘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于常情

萬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衆論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于聖政去之有損于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燾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為便而不少肯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于陛下惟聖慈詳酌

請禁絶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隲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

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
它市井駔會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
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為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
莫甚于此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廣庠序遴擇師
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天資
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為污行推而從政貪墨可
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
從事庶幾惇厚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隲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又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為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于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為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

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爲害不細不于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竊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横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黄隱職任　呂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于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黄隱素寡學問薄于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猷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説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

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于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舊立于學官布于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于孟子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獘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

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于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于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

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奏為定律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妄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憸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隂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于妃嬪必選于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

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
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
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
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
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
二者必居一于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
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
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

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覩白麻内再三言

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
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
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
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
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
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逈然異矣若
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
不于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

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宫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隂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葢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

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
君不及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于
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
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于此矣惟陛下俯從
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
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
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令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
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

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頼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内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携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

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于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于此時慎選忠

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
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
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顔庶使人得
盡情理無不燭于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
累日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于道不勉而中于事
不思而得匪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
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
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于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

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視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為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

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有過舉然
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
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
昔謂之斜封墨勑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
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
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
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勑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
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為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

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為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于內外臣寮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絶無使小人乗間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豊稷

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已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于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于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

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諍為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為常事以蠱上心不以淫巧為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酢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

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于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于清議者將不得齒于縉紳親戚

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議者寧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脅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

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口說傾危神
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于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乞
斬惇卞天下之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
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
如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
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
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
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

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一自紹聖以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于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宫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之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

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吕公著曾薦浩以此詆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别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恨每為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令雖薄

責如卞在朝人人喘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于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于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

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
惇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于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
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臣竊覩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
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于臣而乞
言之禮未加于黃耇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
籍或已得謝忠于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

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强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
敬則黄耉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黄耉泰
穆改過復詢黄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顧因側
身直言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
格王正事無先于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
下幸甚

論國是　　　陳　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

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于二典其事不出于三代唯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録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瓘

臣二十二日奏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言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于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禀兩宮外咨宰輔之意人所共喻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初興推革實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為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力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

無難況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瑶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洶洶溢語相傳皆以謂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瑶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寛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静而定是非于獄辭兹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況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案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寃抑理合

辨明然而訓果出于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干于泰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確之命先帝有常悔之心大正跡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于元祐之說也以繼述神考為說以讐毀宣仁為心其于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于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

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于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于心宰政柄者獨行于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衆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黄耇之言議之既熟乃發成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

如此則事體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

于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于今日干不靜擾繫

此一事願陛下上稟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六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蔡京 陳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

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于繼述專于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于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于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于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賛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

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毁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絶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墳箎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于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

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携劒之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于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

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于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于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絶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絶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于惇乎臣

切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寜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曽無忌憚

陛下必欲留京于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彦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彦等不務出此而果于自用于是託于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

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令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于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

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于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于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于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

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于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纎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

京師絶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黙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兵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頼真宗用寇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戸元賞

為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于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

人才正在陛下果于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于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于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于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闕通交結其勢

益守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于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内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

康寧無疾日服温暖猶恐氣衰至于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于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修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于朝故必使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

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兹事出于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德彌論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執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詾懼以至彗出四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怨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

于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究沈魂為癘以及于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錬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于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于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疏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内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于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明矣

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庳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煑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塤篪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于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

迹矣蔡王出于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䰟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按牘箠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

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
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强力可爭
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之離
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
間尚未能磨滅况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
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
疾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
于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鉤

致盜詐出于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吿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逵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

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覩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吴主孫權用吕壹輩舉罪糾姦纎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隲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盖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凴藉威勢杜絶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聽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閒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纎回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

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于天下何獨察察于輦轂之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澥　　崔鶠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

也昔王安石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冨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爾安石著三經之説用其説者入官不用其説者黜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尚敢為此説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為説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

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于

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以不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再論馮澥　　崔鶠

臣鶠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欲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為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

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邊隅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于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于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先謀益熾于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禄于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

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強勁交侵邊兵壓境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固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為

正與己者爲邪㳚與京同者也故列于正等擢以不次而與于京者京皆指以爲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于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宋文鑑卷六十二

宋文鑑卷六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表

進刑統表 竇儀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于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涼而獘於貪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在如銜勒之持

逸駕猶郛郭之域羣居有國有家其來尚矣伏惟皇帝陛下寶圖攸屬駿命是膺象日之明流祥光於有截繼天而王丕洪覆於無疆乃聖乃神克明克類河圖八卦惟上德以潛符洛書九章諒至仁而黙感哀矜在念欽恤為懷網欲自密而疎文務從微而顯乃詔執事明啓刑書俾自我朝彌隆大典貴體時之寛簡使率土以遵行國有常科吏無敢侮伏以刑統前朝創始羣彦規為貫彼舊章采綴已從於撮要屬兹新造發揮愈合於執

中臣與朝議大夫尚書屯田郎中權大理少卿柱國臣

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嶼朝議大夫大理寺柱國

臣張希遜等恭承制旨同罄考詳刑部大理法直官陳

光乂馮叔向等俱效檢尋庶無遺漏夙宵不怠綴補俄

成舊二十一卷今并目録增為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

令悉備文削出式令宣勑一百九條别編或歸本卷又

編入後來制勑一十五條各從門類又録出一部律内

餘條准此四十四條附名例後字稍難識者音於本字

之下義似難曉者并例具別條者悉注引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總三十二條其格令宜勑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為四卷名曰新編勑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非干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

令及新編敕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
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臣等幸遇文明謬忝憲
法金科奥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輕徒竊討論之寄
將塵睿覽唯俟嚴誅

滁州謝上表　　　　　王禹偁

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巳戴恩既
榮且懼伏念臣早將賤跡誤受聖知進身不自於他人
立節惟遵於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今春召自西垣

入叩内署既在深嚴之地仍當繁劇之權雖積兢虞終
無補報所宜遠貶以肅具寮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直
遭進俯存終始止罷玉堂之職仍遷粉署之資委以專
城置于近地沿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若無公事
一家飽煖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為萬足然而翰林學
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呂蒙正
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言於聖
選不為不遴數月之間忽然罷去衆情尚或驚駭微臣

豈不憂惶且臣在內庭一百日間五十夜次當宿直白日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駮司勾當公事與宋湜吕祐之閱視天下奏章審省國家詔命凡於利害知無不為三日一到私家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衰絰滿身縱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僦官屋在高懷德宅中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尚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唱竊恐貴僧出入中使往

還相進之間難為顧揖自左右正言已上謂之供奉官街衢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蓋賈誼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者也况臣頭有重戴身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即不是臣之氣勢因茲謝表敢達危誠況臣粗有操修素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每疾於回邪謂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唯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陛下思直木先伐之義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伸誠節則孤寒幸

甚儒墨知歸在於小臣有何不足今則隨岸千里堯天九重微軀或遂於生還勁節尚期於死所

黄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黄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税錢三萬貫今人戸不滿一萬税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民朿縛憸猾之吏敢言課最

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為無言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顔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閑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録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絶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為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

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
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抒察顔回之盜飰或出如簀未令
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况臣孤貧無援文雅修
身不省附離權臣秪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茍合性昧
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羣
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
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
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

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貶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洟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韓琦

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内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竊念臣發自顔巷賔于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恥汨没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禀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

虚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猶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絶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閟圖書之府叨處於深嚴践雲龍之庭當備於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邃清曹仍居澹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

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謝賜衣表　　楊億

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挾纊之仁更均於列校光生郡邸喜動轅門伏以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惠務先於逮下志惟在於愛人鳥獸氄毛俯及嚴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賜予之恩在湔汗之所沾雖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甌吳奉漢

詔之六條方深祇畏分齋宫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於纖華純綿加於麗密璽書下降竊窺雲漢之文驛騎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曳婁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於戎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乆百無汗馬之勞守土何功獨懼濡鵜之刺仰瞻宸極唯誓糜捐

汝州謝上表　　楊億

沉痾初釋寵寄荐臻祇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郡閣獲見吏民揣己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禀方

愚以童刻之微能際帝圖之享會騶參綸掖獲草芝函
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
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摩厲徒益空趺俄踐內庭
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
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興妖
致冥煩之坐遘偶嬰沉痼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
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蕞爾之軀煢然
去職羈孤至甚毀瘠居多嘖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谿

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痊平果蒙藹叙此蓋尊號
皇帝陛下仁深惻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
之遂性特加采録令獲便安伏况臨汝舊邦陪京近輔
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士
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勸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
新書臣亦夙侍凝嚴僭窺律度敢忘竭盡以奉化成然
念臣早以斷斷之薄材獲藹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
望威顔讀銘字於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於董筆獲次

舊聞舛命遘屯縈階絶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纖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頒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槁骸晝訪夕修冀無於秕政親末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賀册皇太子表　劉筠

前燿開祥東闈播憲漢儀丕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協敷王者之基克固殊尤顯會中外祇懽恭以十翼垂言黄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海之歌載揚于以示元吉

之有孚表善利之霈廣正人倫而張大紀統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闡昌祚允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器本夙成智包妙用挺温姿而玉裕藹淑度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發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壤疏榮有時敏之進修有日躋之駿惠固以悟喬枝而奉順詢內衛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人歷觀盛德之事實忠信而由己服禮樂以蹈中造理惟微振辭有典侍鑾游而儼若拱列欽瞻省臺膳以肅如慈宸敦眷四學揔於

上孚百行紀於司成治乃懿聲被乎寰寓建儲之論緊
先親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斯順肇膺徽册有慶
昌辰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闢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
法翕受祕祉備舉縟儀上帝是忱克享於馨茂兆民咸
賴用致於輯寧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三善靡
煩於在傅重暉上契於東陽陛下仰奉靈心旁招羣籲
以為主器之重有國莫先矧錫羙於仙源在守成於宗
謫增崇巨業屬我元良黿猷之告協從神鑒之徵允格

讓三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皇圖之可大式
備彌文之禮仍虔遵德之稱涓以茂辰膺茲鴻典班輪
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鏤題宫配二儀而胥永臣以濫
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庭莫覿鑾旌之美含和發詠
率同鳧藻之誠

謝直集賢院表

夏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莫
逭假人之刺彌彰過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詔之官寔

漢朝之方潤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瀋圖書之淵敞龍鳳之宇自非弓裘繼世章句名家通授羲畀姒之靈篇媚書笏珥彤之故事則何以繼成康之美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游於屬玉况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於勞心翹翹錯薪亦濫期於刈楚筮仕勝衣之歲薦名象日之織方慱帶以覬光遽墨衰而沿牒尋遇國家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棲枳以徒勞遂上封而自薦

始較文於鼇苑旋試可於鼎司亟趍文石之墀逐忝延
英之問孽轅度曲敢望於九成縈帶分墉俄登於百雉
陞象河之屬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代於瓜時遂歸朝
於幄坐典陳陳之粟閱山委之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絲
棼之案牘暨還衡雎壤舍爵太宫既諧引籍於金閨將
佐于藩於熊軾又慮沉迷簿領廢墮簡編負公朝振舉
之科辜聖王詳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綍以推恩
禁林俾試於彫蟲書殿遽令於抱槧閱上帝之冊府目

眩星辰登道家之蓮山足踐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連著作之廷載惟螻螘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鴻藻於絕垠鑠景炎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睿藻和而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㞋崇務廣於斯文獎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塵非次之恩東陵遽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孤

腹歌衛風而合雅齋齊紫而雜良誠當絜節於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永冰淵惕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逭素餐之誚仰酬明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殊

臣准傳宣劉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為膏壤之滋共帶幷柯布在密青之圃畫品難形於阜異瑞圖不

盡於芳姸乃詔儒臣各摛華藻匪太平之特盛壹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賡期有皐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别館離宫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並班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艶其

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起喜之

音續雅頌清徹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

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興寤以

思醜皇無極其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

象已下十三人三館祕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

詩共一百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侍讀學士等請宫中視學表　　晏　殊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凉仍舊者運當文治

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册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既析於篇題齊魯善言彌勤於聽覽屬南薰之届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効涓毫之助竊以四方無事百度

允躡宮禁之間務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賛明主之保邦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宰職曠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

免於竄投奮命疆陸實荐懼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
聞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
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
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
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
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慾
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若形神之耗敝勉訖因
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

衮廓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既踈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痺於寢興泯寘懷於内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睦州謝上表

范仲淹

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思寬逈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為郡甚榮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

撫羣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側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奬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四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宫揺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説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

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葢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宫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燕姊妹妬甚於前六宫嗣息盡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髪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

以虜庭不典高后為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摧毀宗廟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揺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絶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始終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内彌縫於萬幾

而况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燕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緜久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兹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

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

宋文鑑卷六十三